

东 山小鲁

掩藏在老台门里的乡愁

谢华

一个外乡人，真正融入客居之地要多久？在富阳三年以后，我开始眷恋这里深厚的文化积淀，眷恋着不同口音里浓厚的人情味，眷恋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。

富阳的春天来得早，蒋家村的山边，腊梅、山茶花、春梅次第开放，俨然到了万物开新的时候。我坐在古色古香的老台门里，就着昏暗的光，把新出版的《富春山居文化丛书》平铺在桌上。

书的封面是一幅缩小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每位作者用自己的笔讲述了富阳的似水年华。虽然这10本书的作者，其中9位都是区域外的，但他们用文字，把爱表现得那样深沉。

作者们仅用一年多的时间，在这片钟灵毓秀的热土上，将一幅“一江带城、南北呼应，山水相依、产城融合，现代气派、田园风光”的现代版“富春山居图”徐徐展开。

每位作者怎样的一次深情回眸，怎样的一片赤子之心，为这城市的旧影今貌刻骨铭心的抒怀，才能击中读者内心最柔软的角度？

白居易有言：“我生本无乡，心安是归处”，苏轼则说：“试问岭南应不好。却道：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对我来说，迁居富阳是偶然也是必然，这一刻的意义非同寻常。三年以来，生养我的北国和我定居的江南，都是我生命中最久远的交响。



雨水

诗意的雨水

卢恩俊

刚走出立春的主题，又进入雨水的诗行，我不自主地喊出：“雨水、雨水……”，像轻轻地喊出一首诗，喊出一幅画。

雨生出大地上的水，梦却在高处，将漫天的豪情，倾泻给万物的生长。就这样，雨和水连在一起，往返于天地之间。

“雨水”节气，是一个反映降水现象的节气，而在我眼里，她是一位心怀温情的使者，“始尽冬寒柳罩烟，熏风瑞气满山川。天将化雨舒清景，萌动生机待绿田”。从这一天起，雨水就带着自己的使命，勤奋起来，不时抚摸着大地，洒降甘露，滋润人间。

她带着知晓时节、善解人意的喜雨来了，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。她织天连地，联接冬春，融化了雪，送来了暖，织出大地上的新绿。

她带着网春晖的细雨来了，“蒙蒙细雨网春晖，南陌清明二月时”。她的到来，是降雨开始增多，气温逐渐升高。

她带着酥油琼浆来了，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”。正值春天的第二个节气，冬天渐渐远去，草木似青非青，清风轻柔 and 煦，纷纷扬扬飘落的已不再是雪，变成丝丝点点的细雨，悠长淋漓，濡湿了天地万物，融化着冰冻的泥土。

她带着滋润的膏雨甘霖来了，“润物有情如著意，滋花无语自施工。一犁膏脉分春壑，只慰农桑望眼中”。没有冬雪的凛冽，没有夏雨的急迫，更不似秋雨的寒凉。她轻盈柔软，温情脉脉，无声无息……

“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”。温润柔美的雨水过后，红艳欲滴的明日，将是龙抬头的惊蛰，大地一声惊雷，一派更加明媚的春色呼之欲出……

泉之林

助企攀登之歌

驻泰山玻璃纤维邹城有限公司 张金锋

迎着清晨初升的太阳，我们奔向园区，奔向工厂。在这明媚的春天，我们播种下新的希望，勇立潮头，拼搏进取，定会把成功的喜悦分享。

春夏秋冬，风雨冰霜，我们依然步履铿锵。不畏艰险，攀登向上，我们是新时代的攀登者，我们肩负着制造强市荣光。

发展的号角已经吹响，我们奔向经济发展的主战场。在这新的时代，我们播种下新的希望，助企攀登，勇攀高峰，定会托起事业辉煌。

熊熊的炉火，飞转的车床，挥洒汗水，青春绽放，我们一起描绘发展的诗行。我们是孔孟之乡的建设者，我们肩负着高质量发展荣光。

二月的江南富阳，湿冷的雨时大时小，仰望天井的那一刻，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——为富阳遗存的那些沧桑的老台门写一本书，书名就叫《掩藏在老台门里的乡愁》。

在现代语境下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角力，每时每刻都在进行，如何相容相生？幸好，富阳人对传统文化孜孜不倦的守望，对本土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，使许多历史的印记保存下来。

时至今日，蒋家村依然有着许多老台门，村民也依然沿袭着世代相传的习俗。这些老台门，正是富阳人精神的初地。

起初，我是没怎么在意蒋家村这些老台门的，把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设立在这里，而没有现代建筑里的辉煌，总感觉缺少一些亮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原来的心态是很容易忽略身边风景的。

像许多人，年少时追逐远方的风景，年纪渐长才突然明白，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，最美的风景就在身边。我开始了漫长的寻访，寻访那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古老村落和古老的台门，聆听那些传承了一代又一代的老台门里的故事。

蒋家台门，是一个六百多年历史的村落，现仍有清末民初老台门28座，是村庄历史之盛的见证。白墙黑瓦，飞檐翘角。天井里飘散着远古传说，曲径上流淌着古风遗韵，它们都在无声地讲述着岁月的变迁。

当身体和灵魂开始双重旅行的时候，我用脚步丈量着蒋家村的历史，用心灵抚摸着蒋家村的耕读文化。在这个幸福而温暖的旅程中，我的内心一次次百感交集。

“潮落空江洲渚生，知君已上富春亭。尝闻郭邑山多秀，更说官僚眼尽青。离别几宵魂耿耿，相思一座发星星。仙翁白石高歌调，无复松斋半夜听”。唐代诗人李郢笔下的富阳乡村，是那样的舒缓、恬淡，令人沉醉。

早春的山路是静寂的，没有花开的热闹，没有枝丫横生的跋扈，没有耕牛的叫吟。喜欢早春，就是因为这份静，这份寂。

人都是好静的，内心寂寞的。那些酒桌上、歌厅里所谓的热闹，只是寂寞前或者寂寞后的喧嚣，没有几个人是真正喜欢。

早春的天还有点冷，需要穿棉衣。现在说的棉衣，也大都不是棉的了，很轻，很华丽，很暖和，美中不足的是少了棉花的味道。在早春里思念棉花，不知道合不合适，反正就这么思念了。

坐在树下，也不知道是杏树还是桃树，还没有发芽，还没有开花，在光秃秃的枝干上，我却看到了一朵朵盛开的棉花，雪白雪白的。满眼，满山都是，白色如涌动的大海，将我淹没。多么期望，这是世界的颜色。没有尘埃，和污浊的空气。

一丛菖蒲，落户在乱石间的水洼边，早春的风抚过它们的脸颊。一只麻雀刚刚醒，迈着细碎的小步靠近来，与它们小声地聊着什



冬日下午，湿地的暖阳，清风，水光，树影，包围着。

“寿桥东北有梅林”，朋友的微信说。腊月里梅花正开，刚在校园内见了梅花，可惜一两棵树成不了风景。倒是常来北湖湿地，却从不知道，这里竟然有梅林。

走到一座桥边，路边的标识写着：福桥。再往前是喜桥。寿桥应该就在附近吧，一段石板路，又一段木板路，一座拱桥，又一座拱桥，五步一亭，十步一桥，像一座迷宫。一转身，一只半隐在灌木丛里的石猪，正咧着嘴笑。又见不同的生肖雕塑，寿桥应该不远了。

一座石桥跨在小河上，近了，桥面中间有生肖的浮雕，桥畔草从红色的木牌上写着：寿桥。桥东，北面临河有木屋，翠竹掩映着。屋前有开阔地，廊架，四周树木簇拥。哪有梅花的影子？又退回来，沿石板小径往东，是一片水塘，就从东岸向北走了。

阳光无遮挡地照着，猛抬头，有黄灿灿的色彩闪过，三五朵梅花开在枝头。

这昏黄的天底下，靓丽的色彩似一团团火苗，烧着那片枯寂的黄昏。无数的花苞，攥紧了拳头蓄势待发，给了冬天惊艳。蜡一样的花瓣晶莹剔透，虽然薄如蝉翼，却挡得住风雪欺压。

去年下雪时，北风夹着雪花狂飞。我去楼下赏梅，一丛梅花里，馨口梅和腊梅交错着，雪花的白衬着梅花的娇颜。这里的梅花是未经历风雪的，这个冬天出奇的暖，一点风也没有，她们也如期绽放了。

池塘北岸，小径连着翠竹半掩的木屋，东西有几十米，两边都是梅花。北面紧邻着一条大河，芦苇映着彼岸。

沿小径往东走，中间有一木亭子，草顶，简约，在沉寂的暮光里，等人来踏入她的空



如今，走进蒋家台门，仍感受到这亘古不变的境界，淡蓝色的炊烟，听越剧的老人，劳作的妇女、玩耍的孩童……行走在悠长的巷弄，仿佛行走在时光的隧道。石板路被磨得光滑，像一段舒缓的乐章，在上面慢慢地走着，体味着时间流过的沧桑。风轻轻叩响生锈的门环，屋檐上、老墙上，一只只蜗牛蜿蜒前行……偶尔，一声鸟鸣响起，在巷子里悠悠地回荡，钻进了紧闭的门缝，消失在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，巷子静寂，如同谜语。

存下来的这些老台门，似乎在述说着一段段鲜活的历史。她的美是双重的，是时间上的，又是空间上的。走进台门里，也许你会疑问，会不会遇见那些消失的时间和那些消失的美好？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时光给这些老台门留下斑驳的痕迹，也让湿润的空气在长着绿苔的墙壁上，把那些尘封的往事，锁定在发霉了的时光里。

文化赋予的载体太多太多，老台门建筑是文化的载体，更是建筑的灵魂。让我着迷的，不是建筑本身，不是冰冷的砖瓦，也不是残破的庭院，而是其中蕴藏的中国传统。它们是历史的肌理、文明的载体，是乡愁最温暖的居所。

在城市化进程中，有幸保存下来的老台门，是富阳这座城市的奢侈品，弥足珍贵，因为

太白湖畔

早春不喧嚣

杨福成

么。菖蒲忍苦寒，安淡泊，话不多。麻雀识得这些，没说几句，就振振翅膀，掠过了早春的山头。

石磨、石槽、石杵……住在石头山。早春的光，沐浴着万千物种。

我愿化作石磨，让蒙着眼睛的驴儿拉着倒转时光。

我愿化作石槽，养一尾不会游泳的鱼。我愿化作石杵，捣碎混沌的天象。

古老的石器里藏着许多的寓言，早春和

南荷北佛

寂寞本来是繁华

吕延梅

阔。走过那亭子，仰视着枝桠上的花朵，开花的树并不多，很多骨朵小小的，灰褐色。

再往东走，林子越来越密，无数的枝条像鹿砦拦在尽头。左侧树木间却有空隙，厚厚的落叶被谁人踏过，嵌在泥土里，竟然成了小路。

我低头，躲过横斜的树枝，眼前是那条碧绿的河。水中的芦苇荡里，一群小鸟在苇杆上跳着，啁啾密密织着空灵的网，罩紧了黄昏的寂靜。再高处，是一条河堤路，偶尔晃过汽车的影子，植被掩去了它们的喧嚣。

美是有尽头的，万物皆然。山穷水尽时或柳暗花明，或一滩泥泞。

在水边没走多远，回转来，踩踏的泥越积越厚，那些落叶粘住我的鞋跟。我在台阶上蹭了半天，这是冰雪消融后才有的，春泥夹杂了早春收藏的落叶，而宣布的季节的音讯。

一个下午，守望这片林中的梅，除了我，没人再走近她们。

流连梅树间，让我流连的还有满树囊包。本以为是虫卵而惧怕着遗憾过，以为美的东西总招来灾祸。我竟然错了，那是梅花种子的外壳。

古有“低头弄莲子，莲子清如水”，莲子，怜子，是爱的代指，却没有哪位诗人赞颂过梅子。曾经迷恋过贺铸词，“试问闲愁都几许？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”，可那梅子并非梅花的种子。

小心摘下一枚，外面薄薄的丝茧状外壳，酥脆，一捻就碎了，露出几粒饱满的长圆形种子，比松子还长，只是细了些。棕色外壳很坚硬，轻轻咬开，露出白色的籽来，怕有毒，嚼了嚼，好苦。莫不是，梅花散尽清香，苦寒凝结在种子了里。

木屋旁的一棵树下，有踏过的痕迹。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梅花再寂寞，还是引来过赏花人。

走近那木屋，见一辆单车停着，门已落锁，竟想着如果住在这木屋，夜色来临时，窗

它们是城市的根。就像英国学者雷蒙·威廉斯在《乡村与城市》中描述的那样：“逆着城市街道的喧嚷，似乎可以回溯到一个过往，那里静谧而安详。资本供养的浮华让人迷醉，在这之后总有一些人被耳边的喧闹惊醒，他们开始寻觅往昔——一个自然的、未被破坏的、纯真而充满温情的时代”。

无论世界变化有多快，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；我们在奔跑之中，丢失了许多珍贵的东西，当我们在新时代美丽乡村与这些老台门相遇时，总是特别的亲切，特别的温暖。

我的客居地和我的故乡所不同的，就是这里对文化充满敬意，这里的人们是被文化滋养的。他们知道，文化并不虚无，文化不仅引领精神，更能带动经济的发展。

不做精神的乞丐，不做无家可归的人。当地政府不惜重金修缮了一幢幢老台门，打造成为乡村博物馆，既有物质的存在，更是精神的存在。历史的遗存，静静屹立在那里，日复一日地讲述着蒋家村的故事。

一个地域找不到文化的根，就像一个人没有灵魂。没有人会尊重一个没有历史的地方，也没有人会尊重一个没有底蕴的地方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应该把每一幢老台门当成我们的亲人。

■心飞扬 摄影



我，都只是知道那么一点点。海子说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他肯定是没有见过早春的海，像棉花一样，雪白雪白的海。

喂猪，喂羊，喂小鸡，用独轮小木车将日头从东山运到西山。山里人一代代这样轮回着，他们的早春。

我也想有一架独轮车，将我和我的影子，从早春推到早春，再将早春淹没于早春……

■毛毛 摄影

母亲年少时，在方圆百里很有名望，虽然只上了六年学，却是那个年代的文化人，写得一笔好字，做事干净利落。

1958年，母亲来到煤矿当了文书。那时矿上的卫生室人少，没白没黑地忙。老所长找到母亲，问她愿不愿当卫生员，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母亲边学边干，跟着老医生学到了很多，抢救了不计其数的伤员，成了矿里大会小会受表扬的人。年底，奶奶病重，母亲回到张家庄，跑前跑后服侍照顾。

一天，村支部书记张建国来到家里，人还没坐稳就发牢骚：“村里的代课老师张国庆走啦！哼！就算他不走，也不让他干了！这个张国庆，纯粹误人子弟！”

看着母亲不解的目光，张建国接着说：“那天我从地里回来，经过教室门口，从窗户往里看了一眼，这一看不要紧，你猜咋的？张国庆正教学生识字，黑板上写着一个‘窑’，他用教杆指着，嗓门儿比天还大，‘窑，地窑的窑，地窑的窑……’”我一听，脑袋嗡地一声！“啥？窑？地窑的窑？”我连忙把他从屋里叫出来，说那个字念窑，不念窑！你猜咋的？他不但认错，还脸红脖子粗地跟我争执，把我气得差点……你说，这样的人，能当老师？这不是害人吗！哼！”

就这样，母亲当了村里的代课老师。那年，她十六岁。那个时候，只有几毛钱的学费，多数人家也拿不出来，村里的孩子上学的很少，文盲很多。母亲挨家挨户上门，摆事实，讲道理，说服村民送孩子上学。

在那间简陋的教室里，母亲带着几十个学生，用烧黑的树枝当笔，在磨平的石板上写字，大声朗读课文。母亲还打得一手好算盘，一边代课，一边兼任村里的会计。

村里一年两季分粮食，七成按每家人口，三成按每家的工分。母亲的账目记得工工整整，不差分毫，五年时间，没出过一丝差错。工作组对账目、仓库、工分、财物清查审查，张家庄是远近闻名的先进村。

1964年，母亲与父亲相识相恋。那时父亲在部队是提干苗子，没想到体检查出了重度肝炎，在部队医院治疗半年后带病回乡。母亲没嫌弃，义无反顾地结了婚，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风雨飘摇的家。

十年里，母亲生下我们姐妹三人。为了攒钱给父亲治病，为了我们姐妹上学，母亲风里雨里，披星戴月，忙得脚不沾地，仿佛是个铁人。

大包干后，家里分到8亩地，全家人喜上眉梢，母亲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。腊月里，家家忙着过年，母亲就开始寻思8亩地了。一出正月，别人家还没动，母亲就开始翻地耙地，拿着锄头把大大小小的土坷垃敲碎平整，把地里的碎石头捡出来，再用地排车一趟一趟往地里运土杂肥。

坝边的3亩地，是8亩地中最好的，母亲把这片地种上棉花。村里种棉花的人并不多，因为开销大，出力更多，别说女人，就是身强力壮的男人，也打怵。

种棉花要选种播种，覆盖地膜，苗密了要疏，苗缺了要栽，长高了要打顶，出了杈要掰掉，生了虫要喷药……掰杈、喷药和摘棉花是最累的。

棉棵的高度都在半米，掰杈须弯着腰，一棵一棵地找，一会儿工夫，腰就半天直不起来了。给棉棵喷药更是不易，生的小虫异常顽固，农药兑得不足或赶上天气不好，喷了药的虫子依然活蹦乱跳。

兑药喷药更是体力活，母亲先从北大坝里挑水，把药桶灌满，细心地兑好，一咬牙把那个五十多斤重的药桶背到身上，顶着大太阳走进棉田，顺着田垄一路向前。农药的气雾在叶丛里升腾着，散发着浓烈的毒性气味。

母亲顾不得擦去脸上的汗，盯着棉棵，手中的喷枪四处翻转。沉重的药桶压在背上，她的双肩勒出深深的紫红色印子。

深秋时节，雪白的棉花如同天上的白云，开得铺天盖地。母亲腰间绑着大大的布袋子，在棉田里穿梭，将棉花从棉壳里摘出来，一把一把装进布袋。那布袋越来越重，母亲的腰越来越弯……

家中最远的一亩地，在离家二十里外的西岭。那里有十几亩地，是七八户村民耕种的。因为太远，村里人把那里称为北天边，附近没有水源，大都种些地瓜，省心省力，只需在瓜秧最长的季节翻两遍瓜秧。

翻瓜秧，就是用一根长长的竹竿，先把又长又乱的瓜秧从左边翻到右边，将左边的土垄晒在太阳底下，五六天后，再把瓜秧从右边翻到左边。垄上的土晒足了，才能结出又大又多的地瓜。

霜降之前，瓜叶由绿变黑，该刨地瓜了。虽然这里只有一亩地，赶上风调雨顺，能收万把斤地瓜呢。别人家都把地瓜放进地窖，母亲却选个太阳毒的日子，带着地瓜擦子，把鲜地瓜全擦成瓜干，摊在地里晒。

三四天后，白花花的地瓜干晒得又干又轻，透着一股甜味儿。母亲带我们姐妹来到地里，把地瓜干装进麻袋，母亲一边装车一边笑着说：“鲜地瓜太重，得拉十几车，晒成地瓜干儿，五六车就拉回家了。来了收地瓜干儿的，价钱是鲜地瓜的3倍哩！就算遇上年景歉收，有这一窖子地瓜干儿，咱心里就有底儿！”

离水库不远的南洼，有二亩麦地。出了正月，小麦返青。下过一场春雨，麦地会长出杂草，最多的是麦蒿，几天就会超过麦苗。拔麦蒿是累人的活，母亲蹲在地里，一点一点向前挪动，双手拔拉着麦苗，把麦蒿拔出来，蹲得时间长了，双腿麻木僵硬，站起来蹲不下，蹲下站不起来，半天只能拔半亩地。

麦子抽穗时，如果天旱，便要浇地。母亲租了喷灌机，把水管子一卷一卷铺开，直到麦地尽头。通常是一天一夜，母亲抱着又粗又重的水管子，一刻不停地浇，渴了喝口凉水，饿了就吃口袋里又干又硬的玉米饼子，直到全部浇完，母亲才放下心来。

棉花收购站开秤时，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赶到，站在人群的最前边，双手扶着地排车，上面耸立着又高又大的棉包。卖完棉花，母亲先到肉铺割上一斤肉，再到商店买上一包水果糖，剩下的钱仔细地揣进贴身的衣袋里，脸上绽放着开心的笑容，过年的鸡肉肉蛋，姐妹仨的压岁钱，明年的种子、地膜、农药、肥料，还有学费都有啦！

母亲和父亲，已是耄耋之人。曾经的困苦，都已成永不褪色的故事。我的耳边萦绕着母亲的话：只要不怕苦，不怕难，这日子啊，就会越过越好……

大运之河

母亲的春天

刘琴